

小说

六十元的尊严

罗艳兰

周末,难得的好天气。

街上的车渐渐多了起来。有的司机气不过摩托车插队,嘴里嘟嘟囔囔,素质低的骂几句娘还不解恨。

这种时候在外面奔走的,无外乎两种人:一种是携家人好友出游、专为享受生活而来的;另一种,是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提供各种便捷服务的工作者——比如满大街跑的穿黄衣的骑手,变道超车,迟如疾风,只为把车后“魔术箱”里的商品准点送到客户手里。干这行,虽辛苦,但挣的是现钱,踏实。

男人夹着小电驴混在摩托队伍里,不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看时间。他有点着急——业主说只有九点半到十点半之间在家,今天热水器要是再不安装,她要退房。

匆匆到达业主家。“热水器的热水管连接小厨宝的进水管,大冷水管接个三通,一头接小厨宝,一头接水龙头,就可以实现零冷水了,是不是?”女人伶俐地复述了一遍。

男人额头微微冒汗:“是的……我感觉你是个通晓的人。”

他大概比了一下:“原装水管短了一公分,接不到。三通要自己买,原装材料不包含。”

女人打电话给老公:“喂,家里还有软水管吗?安装小厨宝需要三通、加长管……家里都有?哪个柜子里?好,我找找。”

女人找了两三下没有找到。男人已经从自带的工具包里拿出三通和软管开始麻溜地安装起来:“我这里正好都有,下一家在催我,等不得你找了。”

“三通20,长管45,一共65。”

“65?”女人一愣,“听我老公说,附近日杂店全有卖,统共25元足够了。我去买吧。”

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掠过男子的脸颊。他瞥了一眼正在客厅写作业的业主女儿——算准了她不会一个人离开家门去买材料,也算准了她在家里不敢跟他闹僵。男子瞬间恢复了底气:“日杂店哪有我的货好?这根加长管比原装管足足长了二十公分!再说你也难怪跑,看你应该也是懂一点的,就优惠5块,算60吧。”

“那也贵得太多了……要不你把它拆走吧,我不要了,都不要了。客服还说免费上门安装,哪里知道还要这么多费用。”

“那不能退呢!这管子都安装过了,我怎么去卖给别人?”男人理直气壮。他知道房子里没有别的人,就是态度差一点也不要紧——本来厂家给的安装费就不高,这么好赚外快的机会怎能放过?

看到男人竭力坚持要收这60元,女人沉默了。她想起自己乡下那些兄弟们,不也是到处奔波、挖

空心思赚钱,日子仍然过得结结巴巴吗?如今钱太不好赚了。这60元本可以节省的,只要自己坚持不要,只需申明一个理由:“安装前为什么不明确开价,征得业主同意再安装?”一旦投诉,男子甚至可能因此受罚。

女人又想起上次安装充电桩的事,师傅非要走几个U型线路,坚持要收1000元的加长电线费。女人说线从墙上穿过来就行,师傅凶起来:“墙洞太小了,穿不过;不安装就算了,我走人。”女人让师傅试一下,不行再说。师傅心里冷笑:“傻子才去试,试了不就赚不了这笔钱了吗?”恰好女人的老公回来了,看了一眼那个墙洞,只冷冷地对师傅说:“那监控线都能从墙洞穿过来,这个电源线应该也能穿,搭个梯子去试试。”师傅不敢怠慢,默默搭个梯子,捻过电线一头,电线像一条灵活的小蛇从洞里探出头来,顺利走完全部线路,还剩余两米。

客厅里男人有点急躁起来:“下单咯,先扫个码。”女人本就不惯这种耍小聪明的人,想讲几句“正义”的话敲打敲打他。可是马上想到自己的单元门牌号都在对方手里,孩子还小——犯不着为了区区几十元,在一个陌生人心里种下一根刺。

女人打定主意,莞尔一笑:“好,付钱。师傅也不容易,辛苦了。”

男人收了费,又要求扫码。看到女人疑惑的神情,伸手来拿女人的手机准备代为操作。一股刺鼻的体臭窜进女人鼻子里——这个邋里邋遢的人,也许几天没有洗澡了。女人手上加把劲,把手机夺回自己手里:“要做什么?你说,我来做!”

“给我一个五星好评。要是没有好评,公司要罚款的,罚得挺重,一次罚30块。”

女人微微一笑,心里暗想:“恐怕是有五星好评才能奖30块钱吧。”

她不想拆穿,稍稍退后两步,装作不在意地安慰了一下受罪的鼻子,然后收起了手机,不容分辨且不失礼貌地说道:“放心,评价是会给的,但不是现在。要等到使用一段时间后再给,这很正常。”

男人一时语塞。他收起那副精明的模样,略一低头,旋即又抬起那额拥有一片茂密头发的脑袋——这年头很多年轻人不堪压力早早谢顶,像他这样,倒也难得可贵。他觉得该说点什么来回复业主,又觉得说什么都像小丑在表演。这样的业主,这样的女业主,他还是头次见。

他换了一副诚恳的语气:“姐,您太精明了。您是做什么工作的?”

“上班的。”

小伙子需要更具体的答案,但显然会徒劳无功。他飞也似的冲出门去,说:“姐,你很牛,再见!”

现代诗

五月(外两首)

周梦蝶

在什么都瘦了的五月
收割后的田野,落日之外
一口木钟,锵然孤鸣
惊起一群寂寥、白羽白爪
绕尖塔而飞:一番礼赞,一番酬答……
这是蛇与苹果最猖獗的季节
太阳夜夜自黑海泛起
伊壁鸠鲁痛饮苦艾酒
在地理性批判的枕下
埋著一瓣茶花。
瞳仁们都决定只了望著自己
不敢再说谁底心有七窍了!
菖蒲绿时,有哭声流彻日夜——
为什么要向那执龟的龟裂的手问卜?
烟水深处,今夜沧浪谁是醒者?
而舒缓如蛇杖的呼唤在高处
与钟鸣应和著——那是一颗星
那是摩西挂在天上的眼睛
多少滴血的脚呻吟著睡去了
大地茫然,乌鸦一夜白头!

刹那

当我一闪电震栗于
我是在爱着什么时
我觉得我的心
如垂天的鹏翼
在向外猛力地扩张又扩张……

永恒——
刹那间凝驻于“现在”的一点
地球小如鸽卵,我轻轻地将它拾起
纳入胸怀

让

让软香轻红嫁与春水
让蝴蝶死吻夏日最后一瓣玫瑰
让秋菊之冷艳与清愁
酌满诗人咄咄之空杯
让风雨归我,孤寂归我
如果我必须哭哭,或发光——
我宁愿为圣坛一簇烛花
或遥夜盈盈一闪星泪

散文

一个珍贵的杯子

木 易



那天,退休的我手端茶杯,到家门前一棵樟树下的车棚边喝茶,树很肥大,枝繁叶茂。春风吹着,让人很是舒适。不一会儿,院里退休的老江来车棚推自行车,打开车锁的当儿,侧过脸赞赏起我手中的茶杯来,他说这个茶杯颜色美、式样好、洋气,还问我是在哪捞的外快。说完咧嘴一笑,伸出大拇指,又说我在这乘凉,有树荫,有鸟鸣,会很挑地方,很会享受。说完一溜烟扬长而去了。

我一个人站在车棚下,不免自言自语,我说老江你言语欠安啊,何来外快,这就是一个爱心杯啊。平日喝一喝杯中泡的甘草水,喝完就将杯子随手一放,从没多看一眼。今天被他这么一夸,我倒是注意起它来了。

我紧握着手中的杯子,像看新娘子的花容。我睁着老花眼,重新打量它。从杯的质量、厚薄、颜色、形状开始,正看、侧看,顺过来看,倒过来看。啊呀呀,这杯子精致又小巧,越看越欢喜,过去怎么没这个强烈的感觉呢?

其实这靓丽的小杯子是远渡洋来到我这里的,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用它,称得上是顺我手,称我心,很投缘。

我用卡尺测量了一下,杯子直径73毫米,高98毫米,两侧各印有红星图案,红星下又印有黑色外文字。可惜我不识洋文,只晓得杯子上的字体清亮、素雅、珍贵。

赠送我杯子的人,是一名正在外国读书的学生。当年我不富有,她更不富有,但回国休假的她,花钱买了这个茶杯赠送于我!这不是普通的茶杯啊,是情义无价的!这是一个书生对我的关怀和牵挂。

清晨,我用这杯子装白开水,写稿疲乏了,冲一杯咖啡,给我提神醒脑。晚上入睡前有喝水的习惯,杯中装水放在床柜上,方便我解渴。

在我众多的杯子中,它是一个绿色环保杯,用起来放心,安心。而且,我还没告诉你们呢,赠送我这个杯子的人,不仅是聪慧的书生,更是我疼爱欢喜的长孙女!



制图/左骏



随笔

滚铁环

曾志田

白天的日头把柏油马路晒得发烫、发软,到了晚上,余温还在。铁环碾过去,会留下两道浅浅的、发亮的辙印。我们比赛,看谁能用车印在路面连成一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,谁能做到,谁就是夜巡的哪叱三太子,任谁都要甘拜下风。李光头的铁环最特别,他在环里边弹了三颗小滚珠,转起来嗡嗡作响,后面仿佛拖着一会条发光的尾巴,别提多神气了。可这“高级货”也娇气,老是卡在路面的裂缝里动弹不得。后来我们才咂摸出点道理:有些东西,做得太精巧了,反而不如那些皮实憨厚的来得可靠。

这里头的门道,都藏在孩子们的手腕和感觉里。街口老槐树下有个修车的铁眼师傅,平时总皱着脸,怪吓人的。可每回看到我们滚着铁环呼啸而过,他那只未瞎的眼睛里,就会流露不易察觉的笑。兴许,这铁环也曾滚过他遥远的童年吧。他点拨过我们:“手里的钩子,要往下压着点劲,别抬太高。一压,它才吃得上路,才听话。你得让它觉得,它不是在赶路,是在跟着你跳舞。”当铁环开始左摇右晃,想要“使性子”时,手腕得比它更快,提前那么一丝丝把它“扳”回来,那劲道,有点像驯服人抖动手中的绳。玩得最好的那个孩子,能闭着眼睛,绕开路上七八个井盖,铁环划出的路线,是一道优美的弧线。

女娃娃们有她们特别的玩法。她们会采来野兰花,小心地插在铁环中央,然后推着它旋转,看花瓣飞舞的样子。要是铁环倒在某个方向,她们便会嬉笑着,顺着那个方向跑去,最后总停在卖糖画的摊子前——原来,那是她们用铁环“算”出来的,独属于今日的甜蜜。我们男孩就笑话这玩法“娘娘腔”,可在一个蝉声嘶鸣、空气发烫的午后,我也曾装作不经意,推着铁环,在那条熟悉的巷子里来回走了许多趟。有一下没控制好,铁环慌慌张张地撞上了她家的门槛,发出好

铁环碾过巷子里的石板路,那声儿清亮又带点发颤,叮叮当当洒了一地,把堆在巷口的、白蒙蒙的月光也抚了。那枚磨得锃亮的铁环就这么滚着,像在厚厚的时光上划开一道口子,让人一眼望见了里头封存已久的童年。

在我们那时候,每个铁环都有来头、有故事。铁子东头五金厂的后墙根,堆着小山一样的废料,那就是我们的宝库。弯了的轴承套,缺了齿的齿轮,锈出麻点的铁管,都静静躺在那里,等哪个孩子去发现。张家铁匠铺的小儿子最有眼力,他像能看穿铁锈,知道哪块钢口硬,哪块韧。他教我们,找着合适的铁圈后,得拿砂纸细细把内圈磨光。“这弧度,要磨得像十五的月亮那么匀,跑起来才顺,才稳。”他说这话时门牙刚掉,风从豁口里漏出来,却把我们眼里的那簇火苗吹得呼呼直响。

砂纸磨掉的不光是锈,也擦亮了那个寡淡年代孩子们的童年。经我们手的铁器,重新活了过来,成了最受宠的玩伴。最得意的时候,还要用钉子,在铁环上刻上自己的名字,像一种傻气的宣誓。名字跟着铁环飞速旋转,很快就化成一团模糊的影,但那满足感,却结结实实留在了心里。

我们总觉得,铁环是有自己脾气的活物。铁丝弯成的钩子牵着它,它便听话地往前蹿。整条巷子就成了它的跑道,那叮叮当当的声音,是它为这条跑道配的乐。它慢下来时,圆环看着像是收拢了些;它加速飞驰时,又饱满地张开。铁钩与铁环,铁环与地面,碰撞出轻重缓急的节奏,在砖缝与青苔铺就的路面,敲出独一无二的韵律。要是不留神撞上路边的石阶,“当——”的一声,能把墙头打盹的野猫吓得炸毛,“嗖”一下蹿上房檐,没了影。

夏天的夜晚,是滚铁环的黄金时间。

大声响。

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,是放学的铃声敲响之后。书包胡乱地挂在操场边的双杠上,排成一排,铁环大赛就开始了。最神气的是斜挎着帆布包的赵建国,他爸在轴承厂干活,他的铁环是镀了铬的,亮得晃眼,滚起来像一个吸收了所有夕阳的小太阳,嗡嗡的声音都显得格外骄傲。但真正让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的,是秦矮子的绝活——他能用钩子尖,而不是钩身,挑着铁环,从长长的台阶上一口气冲下去。铁环在台阶边缘弹跳、踉跄,好几次眼看着就要倒下,却又被他险险地救回来。那份惊险与刺激,比过年时点燃的“窜天猴”烟花还要让人心跳加速。

铁环之间,也有我们小孩才懂的“阶级”。张厂长的儿子,用的是他爸从厂里带回来的高级轴承钢做的环,滚起来声音低沉浑厚,像某种乐器的低鸣。我的铁环,是父亲用废自行车轮圈改的,接口处有粗糙的焊疤,滚动时会掉下些褐色的铁屑。最寒碜的是刘二狗的那个,是家里破碗盆上拆下来的藤条箍,滚起来轻飘飘的,还总带着一股散不去的、深堂子里的潮味儿。可当黄昏降临,我们把碎石块堆成比赛的终点线,所有差别都在那一刻被奔跑的风吹散了。铁环撞向终点线的碎石堆,胜利的荣耀属于所有敢于在暮色中冲刺的孤勇者。

有一年梅雨季节,雨水下个没完。墙根湿漉漉的,铁环放在那儿,没几天就长出一层红褐色的锈,滚动起来的声音哑哑的,像老人压抑的咳嗽。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,找来桐油给它擦拭保养,可意外发现,沾了油的铁环滚过路面,会留下一道发亮的、彩虹似的油渍。那个春天,巷子湿漉漉的地面上,到处是我们画下的、转瞬即逝的彩色弧线。傍晚,月亮升起来,照在那些未干的油痕上,整条柏油路仿佛成了一条闪烁的银河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zzrbsg@163.com

交通銀行
BANK OF COMMUNICATIONS

民生 20

丰沃甘载 厚德启新

交通银行沃德二十年

20

广告 客服热线:95559 www.bankcomm.com

